

## 舌尖花香

方华

春天里,百花盛开,是赏花之季,也是啖花的好时节。

说到吃花,有人觉得小资,雅致而具情调,有人觉得不能接受,觉得是对花儿的一种"亵渎"。比如一些饮食文学家就旗帜鲜明地表示:花是用来看的,不是用来吃的。

其实,吃花之事,古即有之。"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"屈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,恐怕不是没有生活的乱抒情。现实生活里,又有几人没吃过花呢?喝菊花茶、饮桂花酒、烧黄花菜、炒百合肉.....

花是大自然的一份馈赠,与其让花儿自飘零,不如在欣赏之余善加利用。以花入饌,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恩的方式?

那天泡菊花茶,见沸水冲入,三五朵或淡或黄的菊花在杯中起伏,花瓣渐次打开,像是几位素裙的小女子在曼妙起舞,立感赏

心悦目。

花是佳人,自然不可亵渎。吃花,当要吃出风雅和品位。比如百合炒芹菜,在我眼里就不是简单的清爽,而有小青蛇伴白娘子的传奇味道。至于玫瑰鱼片,那就有点贵妃醉酒的魅人之力了。鸡鸭鱼肉,本是些大俗的东西,有花相佐,便立有脱俗的感觉。好比一位纨绔弟子娶了一位清新高雅的女子,耳鬓厮磨之下,渐渐消磨了身上的世俗,透出些品位来。

吃花当有两种境界。第一种是"花是花",面对眼前的盘碟,我们看到的是鲜艳的绽放、美丽的花瓣,如此,难免怜香惜玉,食之就有点心理负担。第二种是"花非花",仅把花儿当作一种普通的菜肴,是正经的菜蔬,就无食之难以下咽之感了。若能造化到金庸小说里香香公主的境界,吃花也就随心所

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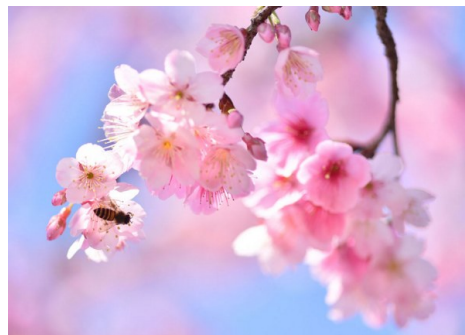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孩童的时候,乡下的孩子,恐怕没有吃过槐树花儿的。那或粉红或洁白的串串槐花,成了春天里孩子们的一道美食。有的人家还用槐花做粑粑,现在想来都诱口水。记得当年村中一个小女孩,胆子特大,见花就食。我和其他一些孩子也是跟在她的后面,才尝到了梨花的清淡、桃花的甜滋、杜鹃的生脆、蔷薇的苦涩.....

现在说吃花,不似我小时的解馋儿,更多的是一种品味。有的菜肴里,花瓣儿也仅是点缀,悦人眼目,诱人食欲。若在啖花之时,有人卖弄地对你说,大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,花儿就是植物的生殖器,那可真是大倒胃口。

也有人说,吃花这种风雅事,适合诗人和弱不禁风伤春悲秋的女孩子。觉得有失

偏颇。若是让林黛玉去吃花,恐怕她宁愿将三尺素娟挂到屋梁上也是不肯的。

花儿讲究的是新鲜,而新鲜是不能保存的,如同青春的容颜。与其哀叹"花自飘零水自流",不如"有花堪折直须折"。且啖一朵鲜花,让花香永存心间。



## 烟花不寂寞

文段代洪

希尧:我的头撕裂般的痛,好像脑子里有一个微型炸弹爆开了,我的脑体内肯定脑浆横飞了吧。全身炸飞更好,像烟花一样炸开,弥漫在夜空,瞬间消逝,无影无踪。

沛凝:反锁着的门被撞击得地动山摇,听到老爸的哀求声和老妈的哭泣。我知道,他们又要给我吃那些白色的药片了。每次硬吞下,仿佛钻进去的都是些可怕的白色虫子,在嘴里、喉里、胃里、肠里不停的蠕动,让人一阵一阵的恶心。

希尧:这是爷爷生前工作过的省重点医院。院内有大大小小的大片的绿地,有小桥流水,有树,有花,可是,从病房的窗口望出去,全都是灰蒙蒙的,连阳光都是冷的。今天,那个短发的心理医生又要来的。特讨厌那个女的,每次我都直愣愣的盯着她那张向左歪斜的嘴,想帮她把那张不停叭叭的嘴向右边扯一扯。

沛凝:我没病。我只是不想说话。我只是不想看见光。就让我一个人呆在不开灯房间里。我也不会觉得饿。我什么病都没有。你们不要给我吃那些白色的药片。我也不想去医院,管它什么省重点医院,管他什么专家。

希尧:听见病房的门响了一下,是护士

端着药盘走进来了。新来的吗?怎么以前没见过,很漂亮的一张脸,还挂着一丝好看的笑。奇怪,那张脸一点一点的近了,怎么突然变了一张脸,变成了沛凝的脸,笑也变成了沛凝的笑。可又不是沛凝的笑。沛凝的笑,像风拂过薰衣草,这个笑带着嘲讽,带着讥诮。我不要看见这张脸,快走开,快走开。我歇斯底里的喊叫。托盘被我打翻,咣当咣当的滚到墙角去了。

沛凝:希尧怎么啦?希尧去了哪里?为什么希尧像是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。我知道,我不是做了一场梦。我还记得和希尧初识的那个晚上,夜空中绽放着璀璨的烟花。我也真切的记得和希尧的那些甜蜜拥抱和亲吻。我喜欢希尧牵着我的手。我喜欢希尧明亮的眼睛和他略带羞涩的笑容。我好想希尧。

希尧:又做那个恶梦了。又好像不是梦,分明就是自己抹不去的伤痛记忆。好多次了,都是天还未亮,我就被那个梦惊醒,满头大汗的坐在病床上,身体瑟瑟发抖。梦里,我坐上飞机,衣兜里揣着千挑万选的戒指。我悄悄飞去沛凝的城市。我要给心爱的女孩惊喜。我要跟沛凝求婚。可是,万万没想到,在那个曾经和沛凝一起牵手的河堤

上,沛凝和一个高大的男生很亲密的在一起。沛凝的笑声很悦耳,但却像千万支利箭穿透我的心。梦里,沛凝和那个男生突然转过头来,两张脸瞬间变成了恶魔的样子,很狰狞的冲我笑。我总是被吓醒,感觉自己魂已飞,魄也散。

沛凝:到底发生了什么?难道真的像周杰伦歌里唱的:烟花易冷,人事易分。希尧,我去了你的城市,发了疯的到处找寻你。那一晚,你的城市下了好大的雨,可还是没有你的任何音讯。几乎精疲力竭的我,拼尽最后一点力气,在冷雨里狂奔,全身湿透,差点被车撞倒。回来后,他们就说我病了。可是,我没病,我只是思念你。你知道吗,希尧。那天,我表哥从洛杉矶回来,我陪他散步时,还羞涩而幸福的告诉他,我爱上一个叫希尧的男孩,我要嫁给他。

希尧:我拉黑了沛凝的手机。我删了她的微信、QQ。我取关和屏蔽了所有与沛凝有关的社交账号。我也试着把她从我的记忆里删除掉。可是,为什么她的影子总是像病毒一样,侵入我的大脑,让我痛得在病床上打滚。

沛凝:希尧,209天了,还是没有你的消息。他们说要送我去医院了。我无所谓

了。我也懒得抗争了。因为,我觉得,没有了你的地方,到处都一样,都是空茫茫、冷冰冰的。

希尧:他们说今晚是跨年夜,会有盛大的烟花秀。新的一年就要来了,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属于我的时间,似乎已经停滞了。再美的烟花,也只是昙花一现。而此刻的我,比烟花还寂寞。

沛凝:住进医院三天了,我一直恹恹的躺在病床上,身体如棉花,轻飘飘的。砰砰砰的烟花声惊醒了我。我趿拉着厚厚的绒拖鞋,来到走廊上。走廊很长,但只有稀疏的几个人,仰着头。烟花次第绽放,如天女散花,如孔雀开屏,照亮了夜空。我不经意的往长廊那边瞥了一眼。就是这一眼,让我的心几乎蹦出来。是希尧吗!没错,是希尧。我大叫了一声:希尧!然后,就奔了过去.....

希尧:我怎么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!?我侧头,看见一个女孩从走廊那头飞奔而来。她的鞋都跑丢了,光着脚冲着我的方向飞奔而来。女孩笼罩在一圈奇异而瑰丽的光晕里,她像是从童话里跑来,像是从梦境里跑来.....

## 春日大湖

春天到来之际  
我看见神话以绿的速度从岸堤向水面逼近

柔和的风不断加进新的内容和爱的色彩

阳光在接触水面的刹那  
就幻化成亿万条细长的银鱼  
铺展成波光粼粼的航道  
而那只搁浅在浅滩上的木舟  
桨橹却已发芽

逆光中伫立岸边的少女  
披散的长发也生出嫩芽  
与一行垂柳在风中飞扬  
让一群黄莺的歌唱迷失音准和方向

白鹭的翅膀无限拓展春的疆界  
将一首诗在水天交接处打上省略号

古老的传说被一场细雨翻新后  
滩涂上恣意生长

这用河流和眼泪构筑的大巢

在人面桃花相映时刻  
让我心底最坚硬的部分开始酥软  
成群的毛草鱼从我湿润的眼角不断游

出

在浩渺的水面上飞翔

## 孤岛风光

那些苦难却美丽的传说已经波澜不惊  
初春的风吹拂  
波光潋滟  
让一只小舟犁开浪花飞溅的诗意

一曲二胡铺呈蜿蜒向上的音阶  
游客们一路路拾拾含苞的音符  
将神话与现实连接

在一首跨越时空的爱情歌谣里  
让自己沉陷

鸥鸟在低处的水面翔集  
鱼鳞般的波纹让他们和我一起眩晕  
产生幻觉

而那只飞过文峰塔顶的白鹭  
追随我的目光面对一片空茫

船塘的港湾里  
那些历史的舟船  
已经驶向远方  
空留一片林立的桅杆  
在一座渔村的记忆和我的惆怅里  
张帆

桨橹欸乃被游艇的汽笛掩盖

陷落被大水覆盖  
我们走近一座孤独的传奇  
离开时  
仅是一段美丽的风景

作者:马骏斐



感悟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叫道!  
接近清明的叫德,  
约束自己的叫律,  
制裁坏人的叫法,  
或想掩盖而无法掩盖的叫坏人。  
赤裸裸,不掩不盖的  
半掩半盖的人叫圣人,  
全掩盖本性的人叫圣人,  
自然人异化成为社会人。  
人学会了约束、掩盖本性和私欲,  
不遭道德审判,  
为了不触犯法律,  
自然异化成为社会人。

清正廉明不可企求,  
天清月明,清明永远属于自然。  
明是一生不尽的追求;  
清是虚幻的感觉,  
清是心中微弱的灯;  
性是隐匿于心的欲,  
性是显露于欲的性。

性是自然的永恒  
性是心中微弱的灯;  
性是隐匿于心的欲,  
性是显露于欲的性。

